「祭りの前～ふたりの24時間～」

● 「祭典前～二人的24小时～」






============================================================

WHITE ALBUM2 ドラマCD「祭りの前～ふたりの24時間～」
白色相簿2 广播剧CD 「祭典前～二人的24小时～」

============================================================

作者：丸户史明
插画：中村毅
出版：Leaf/AQUAPLUS
翻译：lx_axz

------------------------------------

相关信息：

本文是 WHITE ALBUM2 的广播剧CD「祭りの前～ふたりの24時間～」的译文。

------------------------------------

■01. 序章
「到时间了」
「不要走啊」
「不要让我再说了。就此，分别吧」
「冬马，冬马」
「你就和雪菜……和雪菜……呐」
「已经，无法挽回了。我既背叛了你，也背叛了雪菜。我没能让任何人幸福」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不。是我，全都是我不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搞错了。我还是，稍微有些幸福啊」
「啊……和纱」
「再见了。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春希。你不要，一直这样哭啊」
「和纱！」
「…………雪菜」
「和纱…」
「对不起」
「和纱…和纱！」
「对不起雪菜，我，没能成为你的挚友。我没能成为你所期望的那样。明明都已经约定过了，对不起啊」

■02. 新曲。第3首。最后一首
「什么？　这个」
「啊～这个，那个…」
「新歌。第三首。最后一首」
「哎…」
「不过由于我病倒了，所以只剩２４小时的练习时间而已了」

「不能只怪冬马。我也是到了今天早上，才能弹出『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Ｙ』的独奏部分」
「哎？　哎？」
「合成器调音也完成了，吉他部分也不怎么难，而且，我也是按照小木曾的音色编曲的」
「按照我的音色…也就是说这个…是原创的？」
「老实说的话，确实是」
「等、等等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是冬马写出来的。第三首歌。原本我觉得从时间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几乎放弃了…」
「我倒是无所谓，只是北原他无论如何都想演奏…」
「很无所谓，啊…」
「…什么嘛？」
「………」
「呐，雪菜。就是这样……咦？」
「………」
「怎么啦？有什么在意的事吗？」
「难道，又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啊…」
「是啊。我们只对小木曾保密了」
「！？」
「冬马！？」
「因为想让小木曾大吃一惊，所以北原让我不要说」
「「哎？」」
「那个歌词…似乎是以小木曾为印象写出来的哦？」
「哎？　哎？」
「啊，我说你啊…不、不是的…原本的歌词很早以前就有了」
「哎？　哎？　哎？」
「但是，那个…自从雪菜成为主唱以后，我就修改了措辞之类的，让它更符合你的形象…」
「哎、那、那个，就是说…？」
「北原作词，我作曲，只为了小木曾而写的歌」
「………」
「冬马刚才说了很难为情的话…」
「都怪你一直说得不得要领啊。你也好好负起说明的责任啊」
「…抱歉」
「本来我参加同好会的理由，就是想至少写一首曲子」
「………」
「吉他最开始就有两个人在弹。所以我也没想过自己能在学园祭出场」
「但是呢，该说是三年间的集大成呢，还是说只为了做一件傻事呢，总之我想留下一些这样的东西。…毕竟我的过去完完全全是灰色的啊」
「我对写作还是比较擅长的。…啊，不，虽然主要写的都是些小论文啊公式证明啊化学式啊年表啊翻译啊之类的」
「…总之我希望你先读一遍，然后指出不足之处。冬马那家伙连一句都没改所以我很不安」
「…那只是因为完全无从下手啊」
「………」
「怎么样呢，那个…果然还是不行吗？在一天之内完成这种事」
「………」
「…雪菜？」
「抱歉，能不能稍微安静一会儿？」
「哎…？」
「我已经开始个人练习了。…冬马同学，能不能弹一遍给我听听？我看不懂乐谱」
「嗯…」
「雪、雪菜？」
「没时间了啊春希君。只剩下一天了！………一起加油，来完成我们的歌吧？」

■03.挑衅与游刃有余
「好，稍微休息一下」
「哎，就休息了？我完全不觉得累啊」
「完全不觉得累那才奇怪，其实现在已经到了晚饭的时间了」
「啊～，已经到了这个时间了啊。总觉得，只要待在这里就会完全失去对时间的感觉啊」
「因为太阳光完全射不进来啊。说不定待会一回过神来，发现学园祭都已经结束了」
「你们在对别人的住宅情况吐槽之前先给我休息。快点吃完晚饭，接着在明天之前结束分部练习」
「嗯，我知道了。那我就展示一下手艺做一顿晚饭…」
「「否决」」
「哎～？但是，冬马同学她病刚好，如果不吃点既容易消化又有营养的食物怎么行呢？外卖的皮萨什么的我绝对不赞同哦」
「我不吃也没什么关系」
「不行。即使没有食欲也要强迫自己吃点什么。你还得坚持至少二十个小时啊」
「啊～啊，真麻烦啊。随你们便了」
「我记得Good days好像有送外卖。那家店的东西种类蛮多的，总会有符合要求的吧」
「说的是啊。清淡一点的意大利拌饭可能比较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我去打电话。由我来决定菜单，没问题吧」
「不能有比番茄酱更辣的东西。也不能有比胡罗卜更苦的东西。或者干脆不要蔬菜了。点心要滑软布丁一份，虽然是一份但是有三个」
「后半部分我就当没听见好了」
「“随你们便了”这句话，好像她是十秒钟之前刚说的吧」
「总之，如果没有滑软布丁的话我就不用吃饭了。竟然对那么适合病人吃的食物抱怨，你们真的是在担心我的身体……」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我去上面点单了，你老老实实等着」
「哼，真是的，他是不罗嗦会死星人吗」
「辛苦了，冬马同学」

「你才是，那件衣服，穿着感觉怎么样？那是我平时穿的衣服」
「不，没问题。触感很好啊，这件衣服的材质好像很不错啊」
「是吗，那就好。毕竟不能让你穿着和服裙唱歌啊」
「只是，衣服稍微有点长，胸口稍微有点松…」
「抱歉啊。跟小木曽比起来，我的身材太粗糙了」
「与其说是粗糙，不如说是凹凸有致啊。或者说有点不太像日本人啊」
「意思上都差不多吧」
「对于像我这样典型的日本人来说只能是羡慕嫉妒恨啊。啊，真是的，这丰满的胸围和纤细的腰围究竟要怎么做才能构造出来呢」
「呜…，与其说些这种事情，你不如稍微躺一会儿吧？」
「冬马同学你才是，毕竟你病才刚好」
「因为那场病，我已经睡得很够了。但是小木曽，听说你昨天晚上没能睡着啊」
「那，那个，先不管为什么昨晚那个难堪的我会被冬马同学知道，但是现在的我没问题的，也很兴奋啊」
「先不管是不是你说的不要对对方有所隐瞒，你可不要到了正式出场前突然泄气了啊」
「嗯，应该没问题的。我觉得，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嗬，你还真敢说啊。在彩排的时候明明都发抖了」
「先将我心中燃起的对春希君的怒火，嗯，当时我是很害怕。真的怕得发抖啊」
「你看吧，明明一天前你还是那副狼狈相」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啊。冬马同学也是春希君也是，都不能陪在我身边啊」
「啊…」
「又痛苦，又寂寞，又悲伤，我甚至都在想，为什么我会待在这个地方呢」
「部、部长还是有陪你在一起吧」
「饭塚君他很努力的给我打气了，虽然我很高兴，但是还是不行，我还是没能安心」
「啊…」
「虽然这么说对他很不好，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也没有办法啊。虽然这完全只是我的任性而已」
「那个…抱歉啊，都是因为我感冒了」
「不，不是冬马同学的错啊。因为冬马同学，为了写出这首歌，已经很努力了啊」
「小木曽…」
「毕竟你为了我们三个人，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哎…啊，嗯」
「是为了我们三个人，对吧」
「别，别说那么让人害羞的话。我只是觉得，两首歌可能不够high，仅此而已」
「嗯…」
「什么啊，干嘛盯着别人的脸看啊」
「我想确认的，并不是这种事情啊」
「哎？你说了什么吗」
「嗯」
「所以说啊，你那个眼神到底什么意思啊」
「总之，现在的我没问题的，不会出现发不出声那种情况的」
「啊，嗯」
「因为，春希君他来接我了啊」
「你们还真是有胆量啊，毕竟穿成这样还敢在街上走」
「的确是这样啊。简直就像私奔一样啊」
「…如果现在是大正时代的话确实很像私奔啊」
「我们一直牵着手走到这里来的哦」
「坐个的士过来不就好了，那家伙，在这种事情上脑子真是不够灵活啊」
「嗯…」
「怎么了，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真是淡定啊」
「哈？」
「那似乎有些满足的表情，简直就像是在炫耀这两天的历史一样啊」
「现在的我的表情应该说是憔悴才对吧」
「嗯？」
「什么啊，不要一副那种奇怪的表情盯着我看啊。如果你还有时间思考那些闲事的话，那要不要在晚饭送来之前就开始练习？」
「…嗯，说的是啊，那样的话也比较利于心理健康」
「不要说些不明所以的话了，好了，开始了哦」
「好～」
（呐，冬马同学，现在的你，为什么会那么的满足呢。难道只是因为，这两天一直都跟他两人独处吗？或者说……）
（这首歌的意义，难道你…）

■04.谁的、来自谁的、为了谁的
「啊，怎么了小木曽，终于还是累了吗」
「现在几点了？」
「嗯…啊，已经过了零点了。不知不觉就到了正式演出当天了啊」
「就是说，从晚饭开始已经过了六个小时了啊。确实，喉咙稍微有些渴了」
「说的是啊。那，你就趁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吧。和吉他比起来你几乎已经没问题了」
「说起来，那个吉他手呢？」
「他刚刚说他要去洗澡了然后出去了啊。你不记得了吗」
「啊，是，是这样吗……」
「你还真是全神贯注啊。嗯，按这个状态的话，主唱方面我就放心了，差不多也该去给那位进行个人练习了啊」
「哈～」
「嗯？怎么了，你好像不太高兴啊。是你自己还不满意吗」
「嗯，稍微有点」
「是吗？我觉得你的声音已经很好了啊。说实话，基本只要不忘词的话就完全没问题了啊」
「才没有那么好呢，我还没有为这首歌注入我的音色啊」

「小木曾你还真是追求完美啊。确实跟其他两首比起来，这首歌还没唱过几次啊」
「我说的，并不是练习次数的问题啊。我还没有完全消化这首歌」
「小木曾？」
「每当我想唱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在妨碍我全神投入这首歌」
「嗬，跟唱歌有关的事情，小木曾你的追求还真是高啊。说实话，我从来没有那么认真的想过歌词的意义呢」
「呐，冬马同学」
「嗯？」
「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理解？这个歌词。你觉得应该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唱这首歌？」
「心情什么的，我怎么知道啊，这又不是我写的词。那种事情你去问北原」
「面对春希君的话，这么害羞的话题我问不出口啊」
「我说你啊，你难道想让我说出你自己都觉得害羞的事情吗」
「呐，拜托了，能不能请冬马同学以这个人的心境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那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否在假装孤独，不知为何，我很在意」
「那个，我没答应吧…」
「察觉之时，发现自己早已被深深吸引」
「小木曾」
「到底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对方才好呢。如果是这个人的话，会怎么做呢」
「呼嗯」
「会是为了掩饰羞涩，而以开玩笑的语气？」
「或者是像是自我陶醉一般，以表现力丰富夸张的方式？」
「还是说，虽然不善言辞，虽然无法大声说出口，但是还是会毫不掩饰，坦率直接地告白呢？」
「哈…」
「冬马同学，如果是你的话？」
「也是啊，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我会觉得为了这种事情而烦恼本身，就是无比愚蠢的事情」
「啊…」
「直白了说，这真是个可悲的女人，明明没什么大事却畏畏缩缩」
「冬马同学……」
「这个回答怎样？真是的，为什么我要陪你说些这么羞人的事情……」
「那么，如果是你的话……」
「还要继续吗……」
「如果这个人毫不畏缩，将自己的心意坦率地传达给你的话，你会接受吗？」
「不要做些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我什么时候变成当事人了啊」
「这个人所仰慕的，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喂，我说啊…」
「冬马同学，你怎么想？」
「啊，真是的，我都快起鸡皮疙瘩了。拜托你不要再说了，我完全不擅长这种话题啊」
「对于这个怀着无法传达的爱慕的人，你怎么想？如果你，就是他所爱慕的人呢？」
「我才不知道，从刚才起，小木曾你在说些什么我完全不明白」
「不明白？」
「说到底你那个假设根本就是错的啊。这首歌唱的是女人的心境啊，爱慕的对象是男人才对啊」
「你觉得这首歌唱的是女孩子的心境吗？你真的觉得，爱慕的对象是男孩子吗？」
「那是当然啊，毕竟，虽然作词的是北原，但是是小木曾你要唱的歌啊。这是他为了你而作的词啊」
「唔……」
「不过，学园的偶像来唱这首歌，确实与歌词里的印象不相符啊」
「呜」
「啊，刚才的说法好像有些不好啊，那个，也就是说…」
「那，是谁来唱，才会与歌词的印象相符呢？怀着无法传达的爱慕，却无法行动的人，冬马同学你认识的人中，有这样的吗」
「那种人，怎么可能会有啊。而且说到底这歌词根本就没有原型」
「啊，呜…」
「作词的是那个北原啊，他肯定是一口气读了一大堆恋爱小说，然后把看过的词句写出来再组合起来而已吧」
「…」
「这份歌词中，并没有谁的真实心意。这只是优等生为了迎合大众的取向而组合起来的程序而已。这只是为了煽动听者的感情，而很有效率地排列起来的言语符号而已」
「…」
「所以说啊，小木曾你也不要想太多了，就像平时唱卡拉OK那样放轻松就好」
「哈……冬马同学，你啊」
「嗯？」
「真是个，过分的女孩子啊」
「哎？」
「也许你没有自觉，不，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更加过分了」
「…你为什么突然说些这种话」
「抱歉，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说出口了」
「这不算道歉吧！」
「对不起」
「这算什么啊，明天，不，今天就要正式演出了啊，现在不是我们该吵架的时候把！」
「但是，但是啊，冬马同学你真的不明白啊」
「不明白什么？」
「我，唱这首歌的意义」
（由这首歌中，唯一没有登场的我来唱……）
「我怎么可能会明白啊，小木曾你说的事情我全都不明所以啊」
「为什么，你会不明白呢」
「我脑子很不好啊，除了音乐以外我什么都不明白啊」

「这不是头脑好坏的问题啊，只是你的心境的问题，只在于你是否想要去理解」
「…」
「你真的，不明白吗？不论重新思考多少次，都不会改变你的答案吗？」
「对，我完全不明白」
「即使我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也不愿意去察觉？」
「啊，真是的真是的，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重新开始练习了哦」
「冬马同学…」
「说没有时间了的是小木曾你啊，好了，练第二首吧，第二首」
「啊…」
「…你为什么不唱」
「因为，我不明白这份心情」
「我都说了，你问我也是没用的啊！」
「不，我不明白的，是你的心情」
「小木曾！」
「久等了，啊，真是神清气爽啊，那么下一个谁洗………………怎么了？」
「…」
「…」

■05. 中学生之恋
「太棒了，零失误过关，哈哈，太好了，赶上了……怎么样冬马，刚才的不错吧。雪菜，我没有妨碍你唱歌吧……怎么了，你们两个」
「小木曾，你稍微跟我过来开个会。到我房间来」
「嗯，我知道了」
「哎，咦，为什么只有小木曾？」
「刚才的不是不错吗，那就没有必要跟北原开会了」
「抱歉啊春希君，你的师傅，我稍微借走一下哦」
「那个，等等啊，你们开会的时候，我该干什么才好啊」
「说的也是啊，那就不停地练吧。如果连续十次零失误弹完了的话，就过来叫我」
「喂，那时候学园祭已经结束了吧」
「进来」
「嗯」
「这里的话，不管北原怎么厚脸皮也不会进来的」
「哇，哇，天都快亮了啊」
「马上就到黎明了啊」
「是吗，呼～～～那么，差不多也该做好去学校的准备了啊」
「困吗？」
「说完全不困毕竟还是不现实啊，总觉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哈哈」
「…」
「那么，开会吧，如果不赶快完成的话，就赶不上正式演出了啊」
「那么，因为没时间了所以我就直说了」
「嗯」
「刚才的歌，是故意惹我生气的吗」
「哎，哎？」
「刚才的事情，你还在生气吗？所以才故意不唱好的吗？」
「那是什么意…」
「小木曾你刚才的歌声，差到极点了」
「啊…」
「不管是睡意还是疲劳都已经到极点了，这一点我很明白，但是很明显不止这些原因吧，你完全没有投入吧」
「啊…」
「有话要反驳吗？有的话我会听」
「冬马同学」
「什么？」
「只有跟音乐有关的事情，你才会这么坦诚，这么认真，这么严厉，而且直觉也很灵敏啊」
「如果把这部分都抽走的话，我就什么都不剩下了」
「我并没有故意不唱好啊，我已经尽全力了」
「是吗，那真是抱歉。但是，差劲这个评价，我不会收回的」
「嗯，我知道。即使是外行的我也感觉到了，从内到外，自己的歌声都已经七零八落了，而且声音也不由自主地变得越来越空虚」
「小木曾你虽然头脑很好却很感性啊。心中的动静马上就会反映在歌声上」
「你果然很厉害啊，冬马同学。之前合宿的时候也是这样，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心情啊」
「也没有、那回事」
（但是你却不能理解的他的心情，也不想去了解自己的心情……）
「那么，你做何打算？」
「什么打算？」
「是向我发誓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努力，还是干脆直接放弃演出」
「选项，只有这两个吗？」
「话说在前面，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绝对不会妥协，如果不能做出现阶段最完美的演出，那我宁愿不上台」
「欺负人～」
「拜托了小木曾，你放过我吧」
「冬马同学……」
「现在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时候吧。而且，最开始是小木曾你这么说的吧，说要努力，完成我们自己的曲子」
「对不起」
「所以现在不是该吵架的时候。这也是为了舞台表演的成功啊」
「也是，为了春希君，吗」
「是为了小木曾。顺便，也为了我自己」
「啊…」

「因为，现在这是我们两个的问题吧，跟北原没有关系」
「冬马同学……」
「我，对小木曾，那个，虽然我很不擅长面对你，但是，我完全不讨厌你啊」
「是吗」
「所以啊，小木曾…」
「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为了春希君，而是多亏了春希君啊」
「…为什么不把话题扯到他身上你就不甘心呢」
「因为，如果不是认识了他，如果不是他那么多管闲事，那么冬马同学，你对我的态度还会是现在这样吗」
「呜……」
「跟已经错过的人从头再来，积极地与对方交谈，冬马同学，你会想到要这么做吗？」
「啊…我不予置评」
「啊哈哈，冬马同学，你连耳根都红了啊，跟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的表情一模一样」
「呜…」
「话说回来，抱歉啊冬马同学，我现在肯定非常的任性吧」
「你真的放过我吧，就算你问些那种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
「所以，趁着现在的任性，我还想拜托你一件事」
「还有啊？」
「这是我最后的请求，如果你肯答应我，那我就会拼命地努力，即使是强迫自己也要让自己兴奋起来，做出最好的表演」
「小木曾…」
「所以，请你回答我」
「什么啊」
「你喜欢的，男孩子的名字」
「啊～～～～～～，好不容易连续八次零失误了，可恶，又要从头来过了……」
「你、你你、你在想些什么啊小木曾」
「因为，既然都住在一起了，那当然要说些这种话题啊」
「这个跟刚才的对话完全没有关系啊」
「这怎么听都只是诡辩而已吧」
「啊…」
「呐，呐，你到底喜欢谁？不，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只是想听你坦诚地说出口而已」
「你，你果然是我的天敌，虽然不讨厌，但是完全无法共处」
「我只要听到了你的答案，应该就能全身心投入这首歌哦？我会觉得，即使这份心意现在传达不到，也总有一天会到达对方心中哦？」
「这绝对是骗人的，你只是想报复我而已吧」
（不过，其实我也差不多在自爆啊）
「而、而且，如果你想打探别人隐私的话，首先自己要…」
「我最喜欢的男孩子，是三年E班，北原春希君。这样行了吗？」
「啊、啊、啊、呜…」
「都到现在了，我觉得已经完全没什么值得吃惊了啊，毕竟我自己完全没有隐瞒啊」
「为什么你就不能稍微犹豫一下啊」
「那么，接下来你还有什么借口呢？我可是有自信将它们全部驳倒哦」
「那，那个，说到底，将自己喜欢的男生的名字相互转达这种游戏，只有中学生才会干啊」
「说的是啊，真的，就像中学生一样啊」
「既然你有自觉的话就不要干这种傻事…」
「这种像中学生一样的恋爱话题，我一直都很渴望啊」
「…哎？」
「我中学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没有办法跟别人说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的话题啊」
「小木曾…」
「啊…不妙，又在同一个地方失误了。如果成习惯了该怎么办啊…」
「以上，就是中学时代的，十分难堪的，小木曾雪菜的故事」
「啊…」
「虽然跟冬马同学的过去比起来，这种小伤口完全算不了什么啊」
「不，没有那回事…」
「不过话说回来，比较这种事情也完全没有意义啊」
「嗯」
「冬马同学，你是第二个听到我说这件事的人啊。我连依绪都没有告诉过哦」
「也就是说，第一个人是…」
「不过，那个时候的我也没有喜欢的男孩子，所以到头来，也许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说这种话题也说不定啊」
「是…吗」
「天，已经亮了啊」
「差不多七点了啊」
「是吗，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啊」
「嗯」
「嗯」
「呼」
「那么，接下来轮到冬马同学了哦」
「啊，难得都营造出了一种圆满结束了的气氛，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散会啊」
「我可是说了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的名字啊，而且连中学时代羞人的自己都曝光了啊，如果这样还一无所获的话，那就太不合算了吧」
「小木曾，你真的清楚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吗」
「嗯，我很清楚啊，因为我变成了一个闹别扭的小孩了，所以，只能由冬马同学你让步了」
「你就没有想过自己该让步吗」
「虽然我让步也可以，但是那样的话，我心中的结就解不开了哦，说不定又会唱出最差劲的歌来哦」
「你很卑鄙啊」
「到底是谁卑鄙呢，你问我的话，我全都回答了哦」
「呜…」
「冬马同学，你希望我能够努力吧，你希望演出能够成功吧，既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

「呜…」
「呐，就让自己解脱吧冬马同学，我又不会把你说的名字告诉春希君啊」
「等等，为什么这个话题是以北原为前提在进行啊」
「我知道了，我不说名字了，我会以很平静的心情听你说的」
「不，我说啊…」
「来吧，只要放松心情，说出四个字就行了哦」
「为什么连字数都定下来了啊」
「我知道了，我自重，之后就看冬马同学的自觉性了」
「你还强迫得不够吗」
「来，请」
「哎？那个」
「嘿嘿」
「那，那个」
「呵呵」
「我，我」
「嗯」
「我，喜欢的，人？」
「嗯，对」
「那，那个，没什么别的含义，他只是，我不怎么讨厌的人」
「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就行了哦，来吧，冬马同学」
「啊，呜……嗯」
「对，就是这样，说出来吧说出来吧，我都说出来了啊，一点都不害羞哦」
「哈，哈～～～～～，哈」
「嗯」
「我，我」
「嗯」
「我，那个，我喜欢的人，是」
「啊」
「……，才没有那样的人」
「冬马同学你个胆小鬼！」
「真的没有啊我也没办法啊，我可是说了实话啊」
「骗子！冬马同学你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
「我才没有骗人啊，我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对男人有过兴趣」
「真是的，还说别人那是中学生的恋爱，那冬马同学你算什么啊。你那种不是小学生的恋爱吗」
「我才没有恋爱」
「小学的时候就有这种人啊，明明从旁人的角度来看都昭然若揭了，却还要拼命地隐瞒，说些“那个人我最讨厌了”之类的话」
「即使你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啊…我从那个时候起就只知道钢琴了」
「为什么你就是那么不坦率呢，明明那么拼命地想要帮他」
「那只是小木曾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会喜欢那样的笨蛋啊，那家伙哪里好了」
「嗯，我喜欢他的理由，大概和你完全相反吧」
「所以说我哪有喜欢他的理由…」
「和其他男孩子比起来，他没有太把我当女孩子看，这让我觉得很自在」
「给我等等，和这完全相反，那就是说…」
「虽然让我很自在，却也让我有些恼火，所以我就想，即使硬来也要让他意识到我是个女孩子」
「为什么你就认定是他了呢，你们也太不般配了吧」
「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啊」
「你可是连续两年当选峰城大附属小姐的人啊，理想应该稍微高一点吧，选他也太妥协了吧」
「哎？但是春希君，比起一般人来还是要稍微帅气一点吧？就是那个『稍微』让人觉得不会过头，很好啊」
「你在说什么啊，稍微也该有个限度啊，那个稍微也太稍微了吧」
「比一般人帅气这一点你倒是不否定啊」
「呜…他明明是个优等生却还要装模作样玩起与自己毫不搭调的乐队，真是个自多的笨蛋」
「不会完美的过分，这正是魅力所在啊」
「你说什么啊，他浑身都是缺点啊。我明明一直都嫌他烦，他却总是不看情况多管闲事」
「但是，他却不索要任何回报，不管对谁都很真诚」
「这么说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偏袒到了你这个程度已经让人完全不明所以了」
「还有，吉他弹得很好」
「他那哪算好啊。而且，即使他弹好了，那也要归功于教他的人」
「你还是要这样有意无意地展示自己对他的影响力啊」
「呼…呼…啊…不妙，睡着了。那个，弹到第几次了来着……」
「呼…呐，小木曾」
「嗯？」
「为什么，你会那么简单的，又喜欢上别人呢？从遇见起才刚一个月吧」
「冬马同学」
「也许又会被背叛，也许你的手又会被挥开，这种事情，你没有想过吗？毕竟你是过来人啊」
「我想过啊，我想过很多次了啊」
「哎？」
「如果自己的喜欢，不被对方接受的话……不，即使他接受了，但是最后又破灭了的话……我想过这些事情，甚至会想到睡不着啊」
「是，这样啊」
「我并没有自信啊，完全没有啊」
「那样的话…」
「即使这样，喜欢这份心情，完全阻止不了啊。自己，好像又变得感性了啊」
「…小木曾，你真有胆量啊」
「是冬马同学你太胆小了啊」
「胆小不好吗」

「嗯，不好啊，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已经无法相信别人了。不管是外人，还是亲友，不管是谁……」
「…」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谁在意过，也不可能，被人所爱」
「为什么，你会那么没有自信呢，明明你这么帅气，有这么可爱」
「…这不是自信的问题，只是事实而已，是我活了十几年积累起来的事实。对我来说，这就是真实」
「冬马同学」
「会爱我的人，并不存在于这个世上」
「但是现在，不是有那个人在吗」
「才没有，我说过我不相信那些吧」
「而且，我也很喜欢冬马同学，我想要，成为你的挚友」
「那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说些那么寂寞的话呢？你对我，就那么讨厌吗？」
「小木曾你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根本没有去交朋友的胆量」
「即使我这么渴望？」
「因为，可能会破灭掉啊」
「那种事情，不先成为朋友怎么知道呢」
「即使相互喜欢……不，说不定正是因为相互喜欢上了，才会让一切都破灭掉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
「…我好像，突然困了，晚安」
「啊，好狡猾啊」
「一会儿就好，让我睡五分钟吧。哈～」
「又这样瞒混过去了…哈～…其实你明明就和我喜欢上了同一个男孩子啊」
「别说傻话了，我怎么会喜欢那种家伙，那种，又多管闲事又罗嗦又不肯让我清净的家伙」
「好不甘心，好羡慕，为什么冬马同学，能够那样被他偏袒呢」
「我才没有被偏袒，这只是小木曾你多心而已」
「如果你竟说些这种话的话，我就把他抢走了哦」
「那种事情，随你喜欢」
「可以吗？」
「……」
「真是的，又装睡…」
「冬马，雪菜，你们开会要开到什么时候啊，不对你们绝对睡着了吧，起来啊！我们还没有完成最后的练习啊！拜托了快点起来啊！喂！冬马，雪菜，拜托了快点起来啊！」

■06. 距离好友还差半步
「啊…」
「…」
「下一个的下一个就是我们了啊」
「啊」
「来了很多观众吗」
「不知道」
「稍微深呼吸一下吧，啊，还是说做一下发声练习比较好？……」
「呐」
「嗯？」
「…你还在，生气吗？」
「生什么气？」
「今天早上的事情，你不是说我很狡猾，说很不甘心吗」
「都到现在了还提那些干什么？从刚才起我们不是就在很平常地对话了吗」
「那个，因为有北原在啊，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在勉强自己」
「我是不会在冬马同学和春希君面前，特意改变自己的态度哦。虽然因为有前科，可能你们不太信任我」
「是，是吗」
「虽然你直到现在，还会特意在他面前改变态度。说些『我对你没有兴趣』之类的话，嫌他罗嗦，拼命地装坏人」
「…你果然还是在生气啊，小木曾。我还是不要道歉好了」
「哎？你本来准备道歉的吗？冬马同学，明明什么错都没有啊」
「如果你觉得我什么错都没有的话，就不要那样苛求我啊。你知道我有多在意吗」
「冬马同学啊」
「什么啊」
「和自己特意伪装出来的印象完全不同，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啊」
「…呜，你在说什么啊，喂」
「又纤细，又容易受伤，又体贴，但是又很帅气，很可爱。我果然还是很嫉妒你啊」
「不要再说些这样的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的话了啊，不管褒贬都让我不自在」
「啊，抱歉，对不起。那就言归正传，我完全没有在意啊。反倒是觉得我自己那样挑拨你，真是抱歉啊」
「我虽然有些在意，但是，已经没事了」
「是吗，谢谢」
「嗯，那么，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
「呐，不在最后握个手吗？作为和好的证明」
「握手什么的，都到现在了还需要吗」
「我们从来没有握过手啊」
「因为，那个，我们是朋友吧，那样的话不用特意做那些事情的」
「不仅仅是作为朋友哦，也是作为对手」
「是作为乐队同伴，才对吧」
「谁知道呢，不管怎么样，这就是和好，以及宣战公告的握手」
「真是的，小木曾你想得还真是多啊」
「那，冬马同学，我们以后，要变得比现在更加要好哦，而且，要更加敞开心怀哦」

「小木曽…」
「不行，吗」
「我……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可以吗」
「谢谢，我最喜欢冬马同学了。真的，真的最喜欢了哦」
「…还好我是女生啊，如果是男生的话，刚才那句话就直接把我攻陷了」
「呵呵，谢谢，那么，握手」
「嗯」
「…」
「…我手指上面全是茧，很硬吧，一点都不像女孩子的手指啊」
「不，才没有那回事啊，因为这是能够奏出那美妙钢琴音的，魔法师的手指啊」
「是吗，谢谢」
「我们两个，都不要再像小学生那样固执了。以后，就开始中学生的恋爱吧」
「那算什么啊，中学生的恋爱什么的」
「两个人一起说着男孩子的话题，一起兴奋激动。两个人相互倾诉着传达不到的心意，一起哭个痛快」
「传达不到的，心意」
「呐，冬马同学」
「嗯？」
「我会努力去唱的。去唱由春希君编织出词句，由你载上旋律的，那首歌」
（以思念着你的，春希君的心情，来唱）
「小木曾，你啊」
「什么？」
「你真是个厉害的人啊，而且，也真是个狡猾的人啊」
「哎？那算什么啊？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话，既没有那么了不起，也没有那么过分啊」
「我说的就是，你那能够把那么羞人的台词说成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种感性啊」
「哎？是吗？」
「我所没有的东西，你全都拥有。我做不到的事情，你全都能克服」
「像这样被你期待的话，我反而会害羞啊」
「是吗」
「趁着现在害羞我就说出来了，从几天起，你要叫我 雪菜 我才高兴哦」
「呜…」
「怎么样，我还不能叫你『和纱』吗」
「那个……抱歉，现在的我还做不到」
「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成为挚友了吗？」
「因为，我不觉得现在的我们是平等的。我还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赢过小木曾啊」
「哪有那种事…」
「但是，也是啊，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那么称呼你的。而且，那并不是很遥远的未来」
「哎？」
「我是这么想的哦」
「冬马同学…」
「就是这样。竟然让我说出这么羞人的话，我果然还是不擅长应对小木曾啊」
「谢谢，谢谢！」
「好痛啊，小木曾，你也该放手了吧」
「不要，再一会儿」
「真是的」
「好温暖啊，冬马同学的手又纤细，又柔软，但是又很坚强，很帅气啊」
「小木曾…」
「喂，观众席那边已经不得了了啊。连站着看的人都有了」
「啊」
「春希君」
「冷静下来，你们两位，不要紧张哦。对了，你们都带着手帕吧？厕所都上过了吧？」
「…」
「…」
「为什么你们都那么悠闲啊？下一个的下一个就到我们了啊？差不多该做好心理准备了吧…对了，三个人一起深呼吸吧」
「呐，小木曾，你真的觉得这样的就好了吗？」
「就是这样的才好啊，冬马同学你应该明白啊」
「我才不明白」
「哎？你们在说什么？」
「谁知道啊」
「谁知道呢，到底在说什么呢」
「呵呵…」
「啊，冬马同学，现在笑就太失礼了啊」
「小木曾你还说我」
「你们两个从昨天晚上开始，是不是就当我不存在了啊」
（嗯，没问题的，小木曾，我们总有一天，能成为挚友的，那一天，肯定会到来的。但是，但是啊，如果我们成为挚友了，真的成为挚友了，那我的另一份思念，到底该归于何处？你的另一份思念，又该何去何从呢？小木曾…）
「那么，走吧，就要到我们出演了」
「嗯，走吧，冬马同学」
「是啊，走吧」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一起……）

■07. 尾声
「…雪菜」
「和纱…」
「…对不起」
「和纱…和纱！」
（对不起，和纱。我背叛了你，真是对不起。我让你一直那么痛苦，真是对不起。明明只有我明白的，三个人的心意，我

明明都知道的，但是却全都被我破坏了，真是对不起。已经传达不到了，我的这份思念，再也传达不到了。所以这首歌，已经属于我了，真正成为属于我的歌了。呐，和纱，春希君，现在的我，已经能完美的诠释了哦，这首，表达了我自己的心意的，永远传达不到的恋爱的歌）

全文完。

---